

中文聖經“全景”與“特寫” ——評《牛津手冊：聖經在中國》

A “Panorama” and “Close-ups” of the Bible in China:
Review o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謝嘉鵬

XIE Jiapeng

作者簡介

謝嘉鵬，廈門大學嘉庚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XIE Jiapeng, Lecturer,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Email: jiapengxie123@gmail.com

Abstrac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edited by the distinguished New Testament scholar K. K. Yeo and published in 2021, serves as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work in Chinese Bible studies. This handbook compiles 47 articles contributed by 49 Bible scholars.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nd future trajectories of the Bible in China. Notably, it represents the most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thematic articles on Chinese Bible research. The handbook is structured into four main sections, each addressing a distinct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Express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ception”. The first section, “Translation”, undertakes a thorough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intricate and divers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languages. The second section, “Expression”, delves into the contextualized expressions of the Bible within the Chinese milieu. In the third section, “Interpret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is provided. Finally, the fourth section, “Reception”,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Bible on Chinese society and art forms like calligraphy, music, films. Although the handbook is not without its imperfections, such as inconsistent English terminology, occasional redundancy in content, and minor factual inaccuracies, the majority of its articles meticulously examine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cal themes, offering integrated and meticulous analytical insights and are supported by an abundant reservoir of reference materials. As a whole, this handbook comprehensively elucidates the breadth and depth characterizing Chinese Bible research in recent decades and stands as the preeminent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work within the realm of Chinese Bible studies to date.

Keywor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translation, expression,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1999年，德國漢學家尤思德（Jost Oliver Zetzsche）在其專著《聖經在中國》（*The Bible in China*）中曾言：“中文聖經翻譯史龐雜，相關研究卻不多，兩者大相徑庭。”^①如今，此情形已大有改觀，過去20多年間，中文聖經研究蓬勃發展，專注於中文聖經相關議題研究的海內外學者越來越多，國內外刊物上與中文聖經相關的論文也不斷涌現，且研究範圍早已不限於聖經譯史，已擴展至中文聖經對中國語言、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篇幅逾40萬詞的《牛津手冊：聖經在中國》（*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②即是一證，書中47篇文章廣泛涉獵多個學科，深入探究各具體議題，展示了近期中文聖經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主筆的49位作者皆是在中文聖經研究某一特定領域已卓有成就的權威學者，其中22位來自大陸高校或機構，13位來自港臺高校或機構，14位來自海外高校或機構（大多數為華裔學者）。不同背景的學者讓此書得以將中文聖經研究置於全球視野下，全面審視中文聖經之本質、進程、目的和影響。

整體而言，本書47篇文章多以時間、教派（新教、天主教、東正教）或地域為線索，針對某個議題進行系統且詳盡的回顧和概述，史料豐富、脈絡清晰，足以滿足一般讀者初步認識中文聖經研究前沿的需求。本書可讓希望在某領域做進一步研究的學者按圖索驥，找到該領域的主要學者，再從他們的文章了解相關研究的進展，找到深入挖掘的契機。文章後又都附有專欄“主要參考資料”（primary sources），詳細羅列著者所用原始資料或檔案資料，對有意就某一個領域進一步研究的學者十分友好。不少文章還在文末提出了有價值

^①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13.

^② Khiok-Khng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的、尚未解決的待研問題，為學界後輩提供努力之方向。另外，書前有圖表、列表和著者信息，書後附了古文獻索引、人名和名詞索引，便於讀者查閱。本書是目前中文聖經研究最全面和最前沿的著述，編排多為讀者考慮，對於想了解中文聖經的普通讀者和專業的基督教學者都是一本不可錯過的權威參考用書。

具體而言，該手冊按文章主題分為四部分：翻譯（translation）、表達（expression）、詮釋（interpretation）、接受（reception）。讀者據此可快速找到與自己研究興趣相關的文章。這“四個部分”彼此交織，無時間先後之分。編者推薦讀者“按序閱讀每一部分，分析各部分之交集，以提出跨領域的、全面且有建設性的問題”。^①誠然，若讀者能夠耐心讀完全書，將發現四部分的重合之處和內在關聯，以及四部分如何“並行且相得益彰”^②。但編者也坦言此四分結構是“淺薄”的，^③如此劃分，便於歸類，也導致部分文章內容重複。為保持各文章自身連貫性，未將重複的地方刪減是妥當的，但個別文章重複過多，如第28章和第40章皆論及明清天主教版畫，兩文有大量重疊之處，並且似乎第40章也可以歸入“表達”這一部分。在首章中編者將“翻譯”比作屋中家具，讓空間有實際用處；“表達”比作家具上的雕刻；“詮釋”為家具之顏色；“接受”則是家具之具體使用。不解的是，家具之顏色何以與意義相關？以筆者之見，“詮釋”或可比作家具之使用須知，告知使用者家具之來源和性質，引導使用者正確使用。

第一部分主要聚焦中文聖經譯史，從唐代景教碑文研究到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白日昇(Jean Basset, 1662–1707)和徐若翰的譯本以及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譯本等較罕見的聖經譯本，再到近期中文聖經的翻譯和修訂工作，皆有專題論文。有關中文

^① Khiok-Khng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5.

^② Ibid.

^③ Ibid.

聖經譯史，其中一個有趣且仍有爭議的問題是：和合本聖經在二十世紀初對白話文運動是否有影響？如果有，程度如何？手冊中的文章仍舊有不同的意見。麥金華在其專著《新教聖經翻譯和作為國語的白話文》（*Protestant Bible Translation and Mandarin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從和合本的傳播和使用、詞彙、語法等角度論證了和合本對白話文運動的重要推進作用，^①而游汝杰則認為：“官話土白聖經並未影響白話文運動，因當時教育界和基督教界彼此較為割裂。相反，不同方言譯本逐漸被和合本（1907第一版）和國語譯本替代，白話文運動和國語的興起對中文聖經有決定性和積極的影響。”^②除了中文聖經譯史，中國少數民族聖經和各地方言聖經翻譯研究也開始進入學界視野。國內方言聖經早於中文聖經，且對於各地方言和社會都曾產生深刻影響。以最早成為通商口岸之一的廈門為例。今天在廈門仍有信徒使用廈門話羅馬字聖經，該方言聖經譯本和相關宣教士所編廈門話辭書也已成為研究閩南語的重要歷史資料。廈門話羅馬字由曾在廈門工作40餘年的美國歸正會牧師打馬字（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主創。除了宣教士的身份，打馬字也是文化交流使者、譯者、詞典編纂者，但可惜打馬字和很多其他方言聖經譯者一樣，仍未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

該部分另一重要問題是關於中文聖經翻譯的未來發展。彭國偉在文章中列舉了目前國內佔據主流地位的譯本——和合本聖經的一些主要問題，如譯詞過時、怪異，甚至有誤，以及過於靈活的句法無法體現原文本的形式特徵等。^③但針對和合本的譯詞問題，需細分討論。誤譯固然需要矯正，但過時或怪異的詞彙問題需逐個進行分析討論，不是將譯詞替換成當代漢語詞彙就能解決問題。如文中提及“先知”一詞，確是明顯誤譯，誤導性強，亟需匡正。但對於“果效”一詞，

^① Khiok-Khng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172-174.

^② Ibid., 115-116.

^③ Ibid., 183-188.

文章認為是怪異的 (idiosyncratic) 和不自然的 (unnatural)，似不贊同此詞繼續沿用：“因為和合本的權威，和合本怪異的語言將不會很快從以後的中文譯本中消失”。^①筆者卻認為，“果效”之類的詞彙並不怪，且不應消失。“果效”一詞或是譯者創造，但如今經過一個多世紀已經成為基督教內常用詞，雖仍未被收入詞典中，但實際已融於中文當中，特別是在基督教信徒當中已約定成“詞”。不少信徒甚至偏愛“果效”勝於“效果”，一是教內習慣，與世俗的“效果”有所區分，二是概因“果效”具有積極的隱意。故此，未來中文譯經工作在一些重要詞彙的選擇上，或賦予新譯，或繼承舊譯，需逐個進行多方討論，要在與時俱進和沿襲傳統譯本寶貴的語言遺產之間達到平衡。

手冊第二部分以聖經在中國的處境化為主線，探討了中文聖經與儒釋道典籍的互動和明清至近代基督教文學的發展。聖經在中國的處境化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順應 (accommodation) 和融入 (integration)。順應指早期宣教士借用中國主流思想和語匯來闡釋基督教教義。融入即基督教融入中國文化，此融入進程仍處於初期階段。例如，“上帝”一詞取自《五經》，原指天之至尊。如今該詞已幾乎成為基督教詞彙，大眾通常將該詞與基督教相聯繫。順帶一提，編者楊克勤在第一章中提到“中國基督徒喜歡‘上帝’勝於‘神’”，可惜未有數據支持。據筆者所知，今日中國仍有不少教會偏好使用“神”。可見，God譯名之爭仍無定論。另外，本部分中李熾昌和柳博濱的文章明確指出景教屬涅斯托里主義 (Nestorianism) 的說法系一直以來的誤讀，^②早在2006年出版、2021年重印的《景教：中國和中亞的東方教會》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一書，書名以“東方教會” (Church of the East) 替代“涅斯托里主義” (Nestorianism)，並且前言中作相應說

^① Khiok-Khng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183–188.

^② Ibid., 221, 236–237, 240.

明，^①但手冊“將錯就錯”，並未做出說明或統籌修改，手冊中較多文章仍延續使用此錯誤說法。

手冊第三部分首先綜述聖經釋經在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與國家政治歷史和中國教會史的緊密交織，後續文章則詳細考察學術界對聖經研究現狀、古教父釋經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中國新約釋經的發展現狀等分支的研究。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是國內為數不多的漢語神學學術機構之一，而大多高校對《聖經》的研究多附屬在文學、文化、哲學等其他學科之下。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楊慧林在其文中也指出該情形，並提及隨着中國學界參與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有一些重要的國際聖經學者得以前來中國講學執教，如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與神學教授大衛·賈斯珀（David Jasper），他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長江學者，在中國講學授課數年。大衛·賈斯珀教授當屬向中國介紹西方最新的文學與神學跨學科研究成果的先驅之一。楊慧林與大衛·賈斯珀兩人的合作在基督教研究學界無疑是開創性的。如今疫情已消散，誠盼如此前鋒的學界合作能再現並持續。順帶一提，楊文中提到的大衛·賈斯珀主編的期刊名有誤，非“Literary and Theology”，應是“Literature and Theology”，^②當屬印刷錯誤。另外，楊慧林文中主要涉及國內重點高校，這些高校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多的國際交流機會，其他高校有關聖經的學術研究則有限得多。雖然不少高校都有開設《聖經選讀》等有關《聖經》的課程，但基本上只是故事性的粗淺閱讀，尚未能進行深廣度的拓展。

在當下中國越來越來越多的無宗教信仰學者加入到基督教研究中，他們的研究視角和對聖經的詮釋是否有別於有基督教信仰的學者，手冊未涉及這一問題，或許這也是將來值得關注的議題之一。無宗教信仰的學者也在該領域有越來越多的貢獻，但這類非宗教的詮釋

^① Roman Malek, ed.,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14.

^② Khiok-Khng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409.

可能很難被有基督教信仰的學者接受。如，北京大學劉意清認為“在樂園裏的亞當、夏娃實際是上帝豢養的寵物”^①。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學者或許會覺得這樣的詮釋難以苟同。

手冊第四部分文章最多，主題多樣，考察了中文聖經在社會、倫理道德、法律、藝術等領域對中國的影響。近幾十年隨着中國基督徒人數顯著增長，中文聖經對於中國社會各領域的影響有所加深，但多數文章似乎對中文聖經目前在中國所產生的影響估算太過。該部分文章多是從信徒角度寫就，未能準確體現現今基督教的整體面貌。普通大眾多數仍認為基督教為近代鴉片戰爭之後的“舶來品”，中文聖經長期且仍舊處於邊緣地位。大眾雖偶爾能接觸到基督教藝術，但基督教藝術仍以教會內部信徒群體為主要受眾。中文聖經在中國若要顯著成為“促進文明和社會變革的力量”似乎還需要更多時間。個別文章在內容細節上有幾處小訛誤，^②另外，該部分語言質量顯著低於其他部分，概多是從中文譯為英文，雖經審校，仍多處可見帶中文行文痕跡的語言問題。

手冊再版時或可在以下細節上繼續改進。一是上述語言問題，部分文章的英文可再進一步精簡和潤色。二是格式問題，如頁775有括號缺漏。三是手冊中未能統一部分聖經翻譯重要的相關名詞或術語。如景教碑文作者僧人景淨的英文名第20章誤寫為“Jingjin”，第43章則拼成“Jing Cheng”；“和合本聖經”有的文章譯為“Mandarin Union Bible”，有的則譯為“vernacular Union Bible”；“深文理”多數章節譯為traditional classical Chinese，第44章誤譯為“deep-literary”。這些術語譯文未統一、定義不清，也會對英語讀者造成

^① 劉意清：《聖經的文學闡釋：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146頁。

^② 如第35章提到未登記教會的區別性特徵是相互之間以弟兄姊妹相稱，實際上在登記教會中信徒也是如此相稱；另外第43章提及倪柝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被翻譯成英文，其實該書是以英文寫成，後出了中文版本。參見Khiok-Khng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599, 736。

困擾。諸如與聖經翻譯緊密相關的“官話”“白話”“國語”“普通話”等術語，學界目前的英譯混雜，下一版手冊或可增加重要術語英譯詞表，並附簡要釋義。四是需要進一步細緻審查，根據最新研究成果，修正上文所提及部分章節內容上的錯誤。五是手冊的四分結構不夠嚴謹，需要有更合理、細緻的劃分。特別是最後一部分“接受”，主題多樣，涉及學科繁多，部分文章如第43章《中國語境下的聖詩聖歌語境化》似與“表達”的聯繫更為緊密。部分文章如第42章《聖經與中國教會音樂》，標題中有“聖經”，文中則多在討論中國教會音樂發展史，與中文聖經文本本身聯繫非常薄弱。

總體來看，本手冊雖無法涵蓋中文聖經研究的所有方面，但四部分整體基本能夠為讀者提供一個中文聖經研究的“全景圖”，同時也對主要細節問題進行了“特寫”。對於初涉聖經研究的學者，手冊可作為指路地圖，了解該領域的重要研究問題，同時書中傑出學者的文章亦可作為學習的範例。對於資深學者，本手冊也同樣值得查閱，從中發現新問題、新方向、新路徑，如編者所言：“手冊鼓勵批判性和創造性閱讀，啟發讀者，預見‘新’問題、新視角。”^①手冊中文章多，作者多，統籌工作繁雜，雖有一些小細節仍需完善，但瑕不掩瑜，為學界及時補上了一本全面而權威的中文聖經研究參考用書。

^① Khiok-Khng Ye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12.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Malek, Roman, ed. *Jingjiao: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Yeo, K. K.,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Zetzsche, Jost Oliver.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1999.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 劉意清：《聖經的文學闡釋：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LIU Yiqing.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Theory and Practic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